

T 110/2452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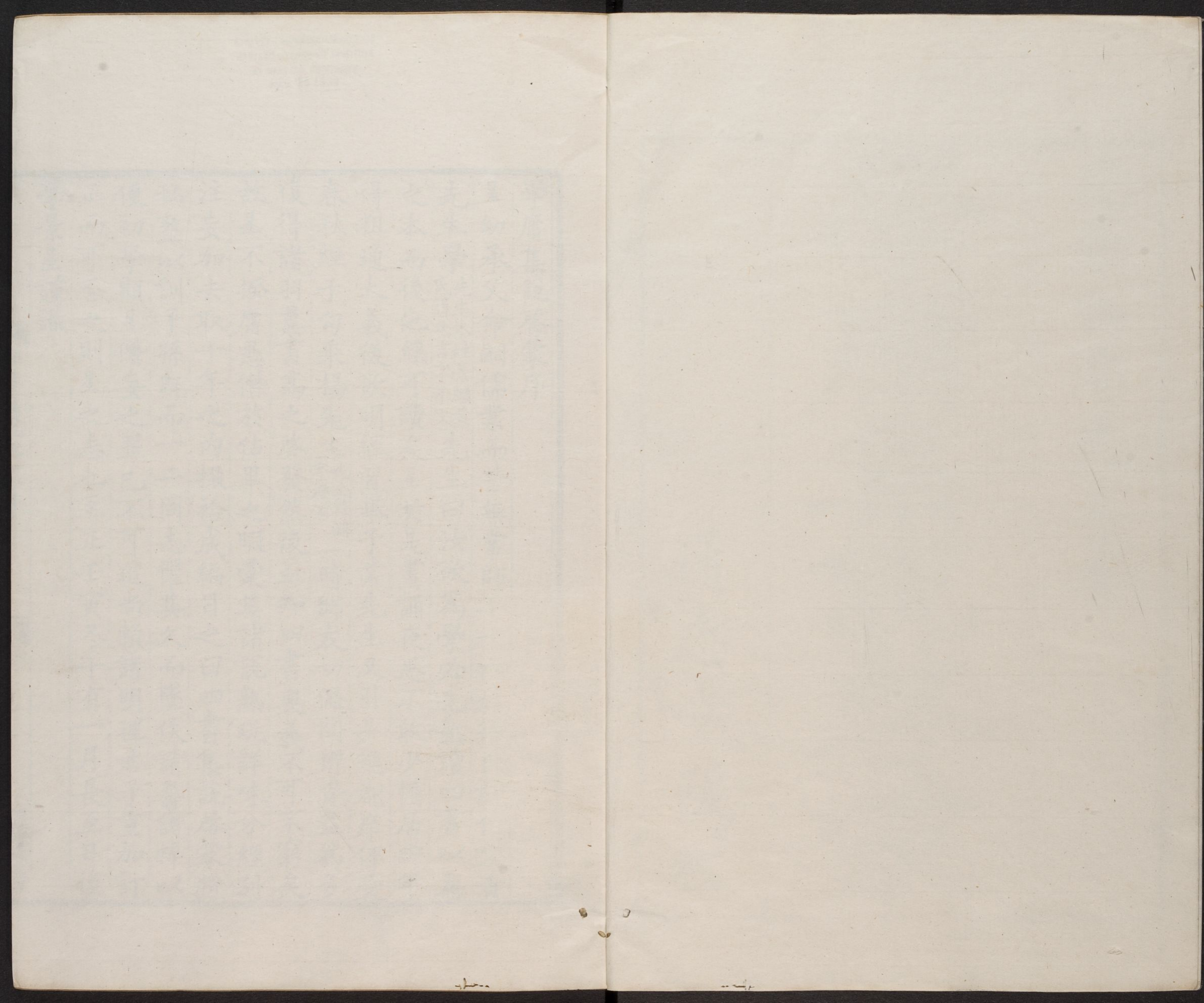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1/-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元景初奉先先生著

學庸集說啟蒙

通志堂藏板



學庸集說啓蒙序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星幼承父命嗣儒業而苦無常師年十六始得出就伯父黃
先生學先生本姓景繼黃氏諱元吉字子文先生曰汝欲爲學必先熟讀四書以爲

之本而後他經可讀矣星於是晝誦夜思不敢少惰居四年
得粗通大義後欲明經習舉子業先生又引星進郡庠俾受
春秋經于勾乘楊先生先生諱淵字澄源一時師友切問辨資益爲多

復得諸羽翼書爲之啓發然後益知四書奧義不可不窮矣

故星不揆庸愚僭於佔畢之暇彙集諸說熟玩詳味分經別
注妄加去取十年之內掇拾成編目之曰四書集說啓蒙將

私塾以訓子孫既而一二同志懼其久而墜佚請壽諸梓以
便初學顧星僭妄之罪已不可逭尚賴諸明理君子重加訂
正而可否之則星之志也至正壬寅冬十有一月長至日後

學景星謹識

學庸集說啓蒙凡例

一 所集諸家之說其意之重者去之文之衍者節之中間有取其意而變其文者非敢故爲是也欲初學易曉爾

一 諸家有發明經意與集注之意不同而於經文之義有可通者亦間附于後

一 每章每節必先撮其大意於前者愚意謂初學之士先使逐段粗曉大綱後來從是推去或可易於貫通矣

一 所集之說皆是采摭諸家精粹緊要之語錄其全文者則書姓氏凡約其文辭或隱括其意者皆不書其姓氏然於其本意則不敢妄有加損焉

一 所解集注多取倪氏輯釋經文有緊要相關者則詳否則略

一 所分節數如孟子章句長者或因文變意斷而分者間

有幾處餘一依集注

一事實制度典故於經文有相關者必錄其梗槩否則但
曰詳見某處

學庸集說啓蒙凡例

讀大學法

朱子語錄曰大學語孟中庸四書道理粲然果下工夫句句
字字涵泳切已看得透徹一生受用不盡何理不可究何
事不可處只怕人不下工夫若果看得此書他書可一見
而決矣

又曰語孟隨事問答難見要領惟大學是曾子述孔子說古
人爲學之大方而門人又傳述以明其旨前後相因體統
都具玩味此書知得古人爲學所向卻讀語孟便易入後
面工夫雖多而大體已立矣

又曰看大學須逐章理會先將本文念得次將章句來解本
文又將或問來參章句須逐一令記得反覆尋究待他浹
洽既逐段曉得卻統看溫尋過

又曰大學一書有正經有章句有或問看來看去不用或問

只看章句便了久之又只看正經便了又久之自有一部
 大學在我胃中而正經亦不用矣然不用集許多工夫亦
 看某底不出不用聖賢許多工夫亦看聖賢底不出
 又曰大學是一箇腔子如今卻要填教他實如他說格物自
 家須是去格物後填教他實著誠意亦然若只讀得空說
 子亦無益也

說大學畢因曰某一生只看得這文字透見得前賢所未到
 處温公作通鑑言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某於大學亦然先
 須通此方可讀他書

讀大學法

大學
 案大戴記保

傅篇古者年
 八歲出就外
 舍學小藝焉
 履小節焉束
 髮就大學學
 大藝焉履大
 節焉注曰小
 學謂庠門一
 作虎闌大學
 王宮之東束
 髮謂成童白
 虎通曰八歲
 入小學十五
 入大學此太
 子之禮也尚
 書大傳曰公
 卿之太子元
 士之嫡子年
 十三入小學
 年二十入大
 學此王子入
 學之期也又
 曰諸子姪既
 成者至十五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
 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

大學所言不過學與教也故此序首冠以學教二字天降
 生民至之性二句言性之所賦人人皆同語意本商書惟
 皇降衷處來天之生人理與氣而已理寓於氣是性故序
 中性字凡五言之蓋大學所以教人者不過使復其性爾
 兩大學字不同上指此書言下指學校言

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
 而全之也

此節言氣質之稟人人皆異氣有清濁質有粹駁故清而
 粹者能知能全濁而駁者不能知不能全知屬知全屬行
 性之所有指仁義禮智而言

入小學其年
成者十八入
入學惠案年
數五有不同
疑自天子大
子而下為之
節而文公獨
以白虎通論
為斷者舉其
重也又案語
子曰吾十有
五志于學朱
子注曰即大
學之道學記
古者大學之
教一年入學
比年考校五
年小成九年
大成所謂辨
志所謂知類
通達強力不
反者亦與十
五志學三十
而立之言各
則知文公以
年十五為斷

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

此節言得其氣之至清者自然能盡其性就清濁粹駁中

指出極清極粹者言之即生知安行之聖也聰明睿智指

知言盡其性指行言與上文知性全之相應睿智之智與

仁義禮智之智不同一以性言一以資言治謂法制禁令

教謂政事設施已上四性字前二者就本原上說盡其性

就聖人行上說復其性就學者行上說

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

上文說其理此實之以事天能生民而不能教之故聖君

繼天立極主教於上又設司徒典樂二官以掌教於下司

徒經教百姓典樂專教胄子極字本義是屋棟借以為至

高至中之喻

三代之隆其法寔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

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

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

此節先言學之大備次言小學之事灑掃應對進退之節

見禮記禮習度數節文所以教之中樂明聲音高下所以

教之和射法一弓挾四矢驗中否以觀德行御法一車乘

四馬御者執轡立車上欲調習不失馳驅書書字之體可

以見心畫數算數之法可以盡物變六藝非八歲以上所

能究不過使曉其名物而已故上三者言節有品節存焉

下六者言文文者名物之謂非其事也

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

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

者示學者一以之準則也

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

此節言大學之事天子元子是繼世有天下者衆子則建爲諸侯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亦將有國家之責民之俊秀他日亦將用之以佐治天下故皆在所教窮理知之事正心以下行之事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說見白虎通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

上言學校設施之法此言君身立教之本躬行心得謂躬行仁義禮智之道心得仁義禮智之德日用如飲食起居皆是彝倫常理也

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

前說上之所以爲教此說下之所以爲學性分指理言是體職分指事言是用

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頽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

此節先言帝王達而在上以身爲教而道行於當世次言孔子窮而在下以言爲教傳諸其徒而道明於後世是亦天地氣運盛衰使之然也陵小山夷平也言丘陵隕墮漸與地平教化漸廢亦類於此

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

上三篇見禮記下一篇見管子支者木之末流者水之末餘者食之末裔者衣之末若只以水與衣皆謂支分之流

四百九十五
餘未之裔

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

規模之大指三綱領節目之詳指八條目此即所謂先王治化之序至孔子時方發明之以爲大學教人之法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

曾子又推夫子之意而爲之傳

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

此節言人亡教熄虛無指老氏寂滅指佛氏雲峯曰此之虛虛而有彼之虛虛而無此之寂寂而感彼之寂寂而滅

所以高而無實若吾儒窮理正心之學便著逐一就事物上理會所以異於老佛實而有用俗儒害於內者異端害於外者異端是總名虛寂是其中節目之大者

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

此節言學之教不傳權是變詐謀是陰計術數是小道智數也百家如諸子小說之類衆技如陰陽卜筮醫藥之類惑世誣民使斯民昏而不能知充塞仁義使斯道壅而不能行大道之要指大學中所載者至治之澤指大學中流出者不聞不蒙由上之人不能知不能行也晦如月之晦盲如目之盲否如氣之否塞如川之塞晦盲言不明否塞

言不行反覆是展轉愈深而不可去沈如物沒於水而不可浮痼如病著於身而不可愈五季指五代季世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
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此節言學之教復顯始拔大學篇於戴記中先言程子應運而生上接孟子後言補程子而全孔曾之書治教休明謂治休美而教詳明表章表而出之章而顯之歸趣趣言

其始歸言其終指歸也趣向也

大學章句序

時舊刊中庸啓蒙於

京師僉憲諸暨王公一見又翻刊於江右已得博傳士林而此書雖板行於杭惜在一隅學者願見不啻飢渴之於飲食也故爲錄其舊本仍加先儒標題批點三復校對重刊諸梓與中庸並行同志之士尚鑒茲哉正統三年九月朔錢唐夏時識

大學集說啟蒙

後學餘姚

景星

集說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程子上加子字是尊之之辭做公羊傳子沈子例大學經文本先王治化之序因孔子先世所藏故曰孔氏遺書大抵為學工夫次第必由是始故曰入德之門邵氏謂他書自平天下推而至於正心而言者有矣而未推正心本於誠意誠意本於致知致知在於格物而言者也故云為學次第獨賴此篇之存如論孟所言乃大學間架中窻戶一般學者先讀此而後論孟則知此是格致之事此是誠正之事此是修齊治平之事如此看得透則句句有落故由是入門而堂而奧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

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

山節明德二字出堯典明德新民並言出康誥止之二字出虞書益稷至善即堯舜以來相傳之中道自始學言之則謂之至善

至其極致則謂之中聖賢相傳皆有所授非苟言也學記言大學之教此言大當並看下文言近道亦與此道字相應道之無過不及處即是中

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豪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人之所得乎天五字原明德所從來虛靈指氣言不昧指理言此明之實具眾理應萬事此德之實若以具眾理應萬事兩句對言上句是德之體未發者也下句是德之用已發者也然其所以應萬事者即具眾理之所為者也虛者心之寂靈者心之感不昧是明虛則明存於中靈則明應於外惟虛故能具眾理惟靈故能應萬事所具之理即格致之理外應之事即誠正修齊治平之事有時而昏說心本體之明說性所發說情氣稟是內根自有生之初言物欲是外染自有生之後言必至是未至必求至不遷是既至不當遷事理當然釋善字極字釋至字自散在萬物而言則曰事理是理之萬殊處自人心得於天者而言則曰天理是理之一本處綱領如網之有綱衣之有領饒氏曰明之功有二一是因其發而充廣之使全體皆明一是因已明而繼續之使無時不明

此三句為大學一篇綱領若更推其極又只在明明德一句大學之道言大人為學之方也此道字便是方字與孟子深造之以道之道字同三在字章句訓當字言大人為學之方當明明德當新民當止於至善也明德

即是心心屬火緣他是箇光明發動底物所以謂之明德蓋人之初生得天地之理又得天地之氣理與氣合所以如此虛靈而光明故章句釋明德曰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虛靈不昧釋明字具眾理應萬事釋德字虛靈不昧是心具眾理是性應萬事是情以此觀之又可見明德不待以心言而包性情在其中要之性便是所得之理心便是盛載此理而敷施發用者也程子謂心統性情者正此謂也只為此明德不離乎氣後來卻被氣稟物欲兩件來昏了恰如火漸隱微一般便不能照物然其本體之明實不曾息滅還有時發見於日用之間如見孺子入井而怵惕見不義而羞惡皆其發見者也學者當因其發見而充廣之充廣便如把那隱微之火再吹教著使此火復明即所謂明其明德也

上明字是用力字凡人一生同有此明德我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其亦如我之用力以明其所有之明德此即所謂新民也新是使他除去舊習之謂亦是用字雖曰用力又非謂強有以新之也或使之得於觀感由於政化有以作成其自新之機爾至善是事理之至當處猶言極好即事物裏面天然自有之中亦自明德中來者且如孝是明德自有箇當然之則不及固不可若過其則必有割股之事須是到至當處而不遷方是止至善故自理之得於心者言則曰明德自理之見於事者言則曰至善求其初則非二物也止者必至於是不遷之意言明德新民兩事皆當止於此而不可遷也總而言之至善是明德本然之則止至善又是明明德之則明明德又為下兩句綱領至善又為上

兩句標準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后與後同後放此

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以止

知之之一字指至善之所在言於事事物物皆知其所當止之理也即物格知至之謂

此節論所以止於至善之中止字文公所謂至善之所在愚案所

此節專為止至善言之止字從上文止字說來知止只是知至善所在纔知止便定下面四者自然相因而見須到得其所止方是若要得其所止直是能慮方好慮是思之精審也慮只是能處置事異端亦說得定靜安只是處置事物不下便是不能慮其不能慮者由其不能先格致而知所止故也知止如為子必當孝為臣必當忠能得是身行忠孝之事而得所止若徒知此理至

得其所止也
此本節
齋蔡氏說明
文公未盡之
旨蓋聖賢傳
授心法宜詳
玩焉

於事親事君之際為私欲利祿所汨不能盡其忠孝便
是不能得其所止能慮然後能得知是知其所止得是
行其所止定靜安屬知慮得屬行此五節是功效次第
不是工夫節目其相去但有淺深爾與中庸動變化相
類若說工夫只知止以前自有工夫了胡氏曰知止二
字不可作用力看用力只在下文格物致知上蓋格物
致知則是求知所止之工夫物格知至則是知所止之
功效定靜安慮得五者又是知止之效定而能靜是事
未來而此心之寂然不動者不失安而能慮是事方來
而此心之感而遂通者不差定以理言故曰有靜以心
言故曰能安就身上說慮就事上說下文致知一知字
已張本於此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三節結上文
兩節引下文

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本始所先末終
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兩節之意物
即格物之物
先字引下文
六箇先字後
字引下文七
箇後字此物
字指心身家
國天下而言
此事字指正
修齊治平而
言

此段結上兩節明德新民是物故有本末知止能得是
事故有先後明德是理會一己之一物新民是理會天
下之萬物曰知所先後是再結上兩節一先字起下文
六先字一後字起下文七后字曰則近道矣蓋道者當
行之路知先後方是知得在面前未行在道上所以只
曰近事物對言則物自物事自事專言物則事在其中
物有形事無迹明德新民以人已對言故曰物知止五
者是一事終始故曰事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
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
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四節正心修
身是明德齊
家治國平天
下是新民心
至於正身至
於修家至於

治平聲
後做此

齊國至於治天下至於平便是至善物格是覺關誠意是善惡關亦曰人鬼關學者入門須從此二重關方能進步

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前云因其所發而遂明此云實其心之所

發性發為情其初無不善即當加明之功心發為意便有善有不善不可不加夫誠之功聖賢教人多就發處用功從本體上說一從念頭上說 ○章句

一於善祝本改作必自慊

此節以八條目逆說上者是明明德新民之工夫古之二字指先王立學教人時凡言欲先二字謂欲如此則先如此以工夫節次言也言先王時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治其國治國者使一國之人明其明德也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齊家者使一家之人明其明德也修身至致知格物乃所以自明其明德也致知格物是知

至是知其所以止誠意以下是得其所以格物知至皆是指知而言但物字說得開闔天下之物皆是一物之中必有一箇當然不可易之則所謂至善也知守說得細密卻是就人心知覺處推之以極其至知至二字乃孔子之言見易乾卦自心身至於家國天下無一事不要知其至處意誠心正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雖皆是

之事誠正修是行之事齊家是推行之始平天下是推行之極上六者皆以欲先字為次第獨致知便在格物在字與章首三在字相應比欲先字又緊此節工夫所難在致知誠意上先儒謂致知是夢覺關誠意是善惡關過得此二關已後工夫一節易一節獨格物工夫尤難物即事也天下之事一事必有一理大學教人先即事以窮理自然有以推極其知理即至善之所在能事物窮到至善之地便是格物格物即所以致知格物是零碎說致知是就全體說纔去格事物之理便是致吾心之知蓋心外無理理外無事知在我而理在物故格物即是致知知是心之靈不可作虛字看朱子所謂心之神明妙眾理而宰萬事者是也八條目說各詳本傳

指行而言但
意誠得盡是
一箇大關正
心是心思上
要誠得盡修
身是躬行上
要誠得盡齊
家是推盡此
誠施之於一
家治國以至
平天下是要
推盡此誠施
之於一國以
及於天下自
心身至家國
天下無一事
不要誠得盡
知字是就心
之知覺不昧
上說意字是
就心之念慮
方萌處說自
物格而後知
至是博而反
約就開闢處
收斂教細密

自意誠而后
心正以至於
天下乎是由
約而施博又
自細密處推
得開闢此心
大包天地細
入豪芒知主
靜意主動方
其涵養之時
知覺靈同
然無一理之
不燭及其應
酬之際念慮
研密秩然無
一事之少差
則正心以下
工夫始有可
得而言者矣
六節專言修
身孟子曰天
下之本在國
國之本在家
家之本在身
七節專言修
身齊家案白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
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治去聲後倣此
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
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
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
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修身以上至新
民之事四句結
前節條目工夫歸於明德新民二綱上物格知至至得所止之序四句結此節條目效
驗上貫知止能得五句而又總歸於止至善之一綱上此可見三綱之統八目八目之
隸三綱也可得二
字貼而后二字
此節以八條目順說下者是明明德新民止至善之功
效凡言而后二字謂既如此然後如此故上文格致誠
正等八字皆用力字此節八字皆是功效物格是外面
無所不盡知止是裏面無所不盡上文知止則止字重
就事上說言知其所當止也此知至則至字重就心上

說言其知識無不盡也物格謂理之散在萬物者無不
格知至謂理之會於一心者無不知物格至身修則明
德明而新民之體立家齊至天下平則民新而明德之
用行物格知至意誠心正身修乃明明德之所以止於
至善家齊國治天下平乃新民之所以止於至善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
而錯之耳壹切如以刀切物取其整齊出
漢書平帝紀此字指修身言
饒氏謂此段是八條目中揭出箇修身為總要而言之
蓋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是皆當以
修身為本前兩節是詳說此是反說約也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
也

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大學羣后太子公卿大夫元士嫡子皆造焉天子太子有天下之貢羣后太子有一國之責大夫嫡子有一家之責治國平天下固指天子諸侯而言若修身齊家通天子庶人比日有之故後二章特舉重而言

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前節重在身上此節重在身下上周子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疎由近而遠其勢自然如此此非教人薄於遠正是教人厚於近也上文家言齊者正倫理此言厚者篤恩義也上節是正結八條目此節是反結八條目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更

考經文別為序次如左蓋字疑辭則字史辭許氏叢說曰明明德新民止至善及下逆順兩言八條目共四十三字是

先王立學教人之法其餘皆孔子發明之言觀三在字及古之二字可見

文理接續血脉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密熟讀詳味久

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康誥曰克明德

康誥周書克能也

武王封康叔而告之故曰康誥此一明字指工夫言克

字亦有力曾子引之釋明明德若曰人皆有是明德而

總結明德

不能明惟文王能明之也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大讀作泰諟古是字

大甲商書顧謂常日在之也諟猶此也或曰審也天之明

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也常日在之則

無時不明矣

大甲湯孫之名此明命即明德之本原但自我得之於

天而言謂之明德自天與我而言謂之明命顧諟猶云

看此顧諟明命即所謂明明德也顧字正貼上一明字

帝典曰克明峻德峻書作俊

帝典堯典虞書峻大也

峻德即大德曰克明峻德言堯能明其大德而盡已之

性無不明也此明字亦明之之明

皆自明也

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已德之意

此一句結三引書言皆是明已之明德也玩一自字使人惕然有警省若曰明是自明昏亦是自昏也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此章首言克明德是自明之始事終言克明峻德是自明之終事中言顧諟天之明命是自明之工夫雜引三書而斷以一言章句謂文理接續血脉貫通此類可見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汚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間斷也

盤邵氏謂恐盥類之盤此節工夫全在苟字又字上苟

首言自新次言新民次言天命之新末一句總結明德新民極學是引下文止至善之義

字是志念真確於其始又字是工夫不斷於其終日日新是中間接續意此章雖釋新民此三新字皆未說到新民上移新民之新以自新自新者即所謂明其明德也蓋欲新其民者必先自新故先說自新且又接上章自明之意或問謂自新之至新民之端是也

康誥曰作新民

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

此方是說新民之工夫作是鼓舞作興之也即在新民之新字亦是就在上之人說新民是遷善改過自新之民言上之人既有以自新又從而鼓舞振作之使其振奮踴躍以興起同然之善心此便是作新民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

於民而使受天命也

此言新民之功效或問謂自新新民之極是也言周之有邦自后稷以來千有餘年至文王聖德日新民亦不變故天命之以有天下是其邦雖舊而命則新也前明命是始初稟受底以理言此命新是末後膺受底以位言章句始字貼新字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此句既結上文又起下章之意極即至善之所在用其極者即所謂止於至善也能止然後能用章句是故二字正貼無所不三字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章內五新字皆非新民之新 盤銘言自新康誥是民之自新詩言天命之新然

新民之意卻在作字上學者宜熟玩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

此節重在止字邦畿天下之中至善事理之中借粗以明精言王畿居天下之中故惟民所止至善為事理之中故學者所當止也章句物字包得廣

詩云緡蠻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

如鳥乎緡詩作縣

詩小雅緡蠻之篇緡蠻鳥聲丘隅岑蔚之處子曰以下孔

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岑是山尖銳處蔚是林蒼茂處山尖銳則網羅弓矢不可

到林蒼茂則鷹隼不可及

此節釋知所止重在知字觀所引孔子之言可知若曰

此一節言止字繼以言聖人之止以為之準則前章結以知止至此又言敬止

至善之大目也

鳥於其欲止之時猶知擇其當止之處豈可人反不如鳥之能知所止乎此又不特釋知止并能得之義皆釋之蓋知止乃得所止之由也故下文便接得所止云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於緝之於音鳥

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繼續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

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

無疑矣

學者於此以下乃章句推廣傳文言外之意精是明白之至理指仁敬孝慈信五者言微指五者中纖悉曲折之事言推類盡其餘謂於仁敬孝慈信中各類推以盡其餘者蓋謂天下之事無大無細皆有箇當然之則故也若不能推類盡其餘便是執一又安得謂之至善

此節釋得所止緝熙敬止是文王作聖之工夫效驗緝熙是工夫敬止是效驗緝是連續無間斷之謂熙是光

明無蔽隔之謂蓋唯聖人之心表裏洞然無有蔽隔連續光明自無不敬而所止者莫非至善為人君以下是傳者言文王敬止之目如此不可就衆人身上泛說但敬止之敬指全體言自包得下面五者止於敬之敬只指一事言天下之大倫有五止言二者是就文王所止之實言之故不及夫婦兄弟也舉凡例使學者類推則天下之事皆可知其止矣緝熙敬止是止至善之本仁敬孝慈信是止至善之目

詩云瞻彼淇澳棗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誼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誼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盛貌興也斐文

貌切以刀鋸琢以推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鑢錫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儻武毅之貌赫喧宣著盛大之貌誼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修者省察克治之功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以明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修言其所以得之之由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卒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

治之有緒謂先切琢而後磋磨以喻循序漸進而工夫不亂益致其精謂既切琢而又須磋磨以喻求其極致而工夫不輟講習討論為致知之事是一串說省察克治為方行之事是兩節意省是內省察是密察此求己有未善也克是勝去治是平之此去其不善以從善也得之二字與經文能得字相應卒指其實指盛德至善言此又可見至善之實即盛德盛德之實即明德也蓋明德盛德皆是此理但一自得於稟賦

音釋 澳於六反萊詩作綠猗叶韻音阿儻下版反喧之初言一自得於踐履之後言

此節釋明明德止於至善詩本美武公之德借其辭以發學問自修之義有斐指已成君子斐然有文者而言

也工夫全在切磋琢磨四字上切而不磋未到至善處琢而不磨亦未到至善處自工夫言之切磋易於琢磨故以切磋比致知琢磨比力行傳者以恂慄釋瑟儻以威儀釋赫喧朱子謂瑟儻是嚴敬存於中赫喧是光輝著於外此二句雖自其氣象上言然必二者兼有方為至善若但瑟儻而未至於赫喧則亦未得為至善也此四句是此節緊要處專說至善但上二句是得止至善之由下一句是止至善之驗有斐君子終不可誼兮二句謂止至善君子終能使民仰之而不忘也自如切如磋道學以下傳者釋詩之辭道學就致知上說止至善自修就力行上說止至善恂慄在裏威儀在表盛德以身之所得言至善以理之所極言其所以切磋琢磨者正求止於此而已末言盛德至善民不能忘一句正釋

三節
言新民之止
於至善賢親
指有位而言
樂利謂田野
之小民也

有斐君子終不可誼兮二句且起下新民止至善之意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
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於戲音鳴
呼樂音洛

詩周頌烈文之篇嗚呼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
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
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
之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咏歎淫泆其味深長當熟玩之

饒氏謂咏歎言其辭淫泆言其義淫泆者
意味泆乎言辭之外也此四字出樂記

此節釋新民止於至善不忘接上文不忘二字上文是
說當世之民不忘君子盛德至善之實以見明明德之
極功此是說後世之民不忘前王盛德至善之餘澤以
見新民之極功賢親樂利上四字皆指後人言下四字
皆指前王言觀四其字可見但賢親二字指前王之身

言樂利二字指前王之澤言賢其賢如堯舜文王之德
後世尊仰之是也親其親如后稷之德後世子孫宗之
以為先祖之所自出是也樂其樂如含哺鼓腹之類是
也利其利如耕田鑿井之類是也此四字以君子小人
對言以見前王所以新民止於至善者能使天下後世
若上若下無一不得其所故雖已沒而猶不能忘也上
文明德止至善以用功說見其修諸己者盡此新民止
至善專以成功說見其入於人者深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饒氏曰明德新民兩章

釋得甚略此章釋得甚詳工夫又備可見篇首三
句又重在此一句胡氏曰此章後二節兼釋八條
目在內學是格致之事自修是誠正修之事親親
至利利是化及家國天下之事

傳四
語見論語聽
訟道之以政
齊之以刑也
無訟道之以
德齊之以禮
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
畏民志此謂知本

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
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
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
本末之先後矣

此章大槩聽訟是末使無訟是本此蓋推明德新民而
言也明德是本新民是末聽訟即新民之事能使之無
訟者即明德也下面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二
句乃傳者續所引之辭以足能使民無訟之意此謂知
本一句只是結使無訟一股之意若欲文義通暢自下
說上方可蓋因我之明德既明故能大有以畏服民之
心志而使之不敢盡虛誕之辭是以雖聽訟無異於衆

人而自無訟之可聽此即已德既明而民德自新之意
如虞芮爭田不敢履文王之庭是文王之德大畏民志
自然無訟也無訟則民新使民無訟惟明明德者能之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盧氏謂經文物有本末上有

知止能得一節前章釋止至善而知止能得之義
在其中物有本末下有終始先後又有修身為本
及本亂末治此言知本則不特終始之義在其中
而為本及本亂末治亦在其中

此謂知本

程子曰衍文也

此謂知之至也

此句之上別有闕文此特其結語耳

程子謂上句為衍文饒氏謂知本二字是物格二字之

傳五
釋格物致知
愚案此謂知
本一句非但
衍文正是釋
格物二字經
言物者本末
此本字便是
指乃極本窮
原處即至善

之所在也經
曰知止傳亦
曰於止知其
所止經曰物
有本末傳亦
曰知本非釋
物格知至而
何哉程子曰
格物者謂知
至善之所在
引詩者四引
子曰者一上
言知止下言
知本而結之
以此謂知之
至也便是釋
物格知至雖
謂之傳無闕
文可也先儒
多疑知止與
物有本末正
是格物致知
傳如此則靜
安慮得四字
即可以見吾
心之全體大

用無不明處
謂非致知工
夫不可本末
終始四字即
可見衆物之
表裏精粗無
不到處謂非
格物工夫亦
不可待補而
義已足此說
得之矩堂董
氏始附識於
此中庸子曰
知所以修身
則知所以治
人知所以治
天下國家
治天下國家
學莫先於致
知其所知者
不過自心而
身自身而家
國天下此外
無餘蘊矣

誤此二句即此章之結語也闕文當在此二句之上章
句則謂闕文在此二句之中江西吳氏激謂經文知止
至則近道矣四十二字爲格物致知傳上半截而以第
四章及此爲下半截無闕文也吳氏此說雖與章句不
同學者亦不可不知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

間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
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
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
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
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
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
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此節是朱子補格物致知傳文之闕者言欲致吾之知
在即物而窮其理二句只是要見得格致是一事蓋人
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二句只是推
原知與理之所從來見得知在心理在物也惟於理有
未窮故其知有不盡只是言窮事物之理即是致吾心
之知理苟未窮則知亦未盡也此意又欲使學者不可
不致其格致之功大學教人以格致爲起首第一事故
曰始教始教指格致言即凡天下之物至以求至乎其
極三句正是說格物用功當如此久字與一旦字相應
豁然貫通四字只是說覺悟處格物是究其理之所當
然格來格去至於豁然貫通卻是悟其理之所以然所
謂纔明此即曉彼也表指人物所共由裏指吾心所獨
得表也粗也理之用也裏也精也理之體也吾心之全

體即具眾理之體大用即應萬事

未說

到行上自至於用力之久至無不明矣皆說

效

驗觀結語可見朱子所補此傳只說得格致之大槩其

所以工夫次第詳見於或問所引程子十七條中此章

首所以有竊取程子之意一句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

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惡好二字比自去聲謙讀為慊苦劫反

誠其意者自修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為善

以去其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慊快也足也獨者人所

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修者知為善以去其惡

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

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

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為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

傳六

案誠之一字

本於商書皇

夫子始大明

其義至中庸

有明善誠身

之言行之天

下國家皆此

誠也明善即

格物致知也

誠身即誠意

正心修身也

其言慎獨

夫及誠之不

可捨等語

此章實相表

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誠正修比皆自修

之事而誠意居其始故曰自修之首知為善以去惡知字雖從致知上來亦秉彝之

天所固有者下面心之所發有未實一句正指自欺說地猶處也指意之所在言務決

去說惡惡臭求必得說好好色苟且是去惡不決徇外是為善非為己

謹之於此此字指獨字發是初動幾亦是初動處幾正是善惡之關

此節專說誠意正義為誠之之方誠意只是著實為善

著實去惡若自欺者則為善去惡之意皆不實矣先儒

自欺之說甚多看來只是瞞自家之心便是自欺纔欺

人便是自欺今人虛偽不實者皆自欺者也下面自謙

二字正與自欺相對一正一反快而又足方是自謙自

謙是意誠自欺是意不誠惡惡臭好好色是誠意譬喻

觀二如字可見下面此之謂自謙一句正是結上毋自

欺與二如字兩句慎獨二字是誠意工夫上章致知是

誠意之本此慎獨是誠意之助此謹獨欲其自謙後謹

裏而尤為明切惟至誠為能盡其性明明德之止至善也推而至於盡人之性新民之止於至善也本之心身此誠也行之家國天下亦此誠也學者宜深攷

曰毋自謙者誠之充也自修者必欲如此故曰此之謂君子小人之分只在自欺自謙上此獨字指心之所獨知後獨字指身之所獨居饒氏嘗謂獨字不是專指暗室屋漏處亦不是專指念慮初萌時若專指暗室屋漏則程子於出門使民處何以言謹獨若專指念慮初萌應對事也所以主此事者意也事形於外固衆人所共見意存於中則己之所獨知故謂之獨意與事相為終始意之萌事之始意之盡事之終自始至終皆當致謹中庸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正此謂也 好惡人情之大端故自此章首提起此二字善者天命所賦之本然惡者物欲所生之邪穢

小人間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

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間音閑厭鄭氏讀為厭

間居獨處也厭然消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為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為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為戒而必謹其獨也

獨處之獨指身之所獨居言消沮是平時許多豪氣自不可留閉藏是暫為善以閉藏不善一是無心一是有意朱子謂消沮是閉藏之原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一句即前節知為善去惡之意不能實用其力即心之所發有未實之意但前節說君子自欺此說小人為不善所以立言微有不同耳此字指為不善卒字猶終字

此節是形容小人自欺情狀以為誠意之戒間居為不善便是自欺厭然便是不自謙揜不善而著善便是欺人自欺與欺人勢相因始自欺終必至於欺人上節毋自欺說得細自君子心術之微處言此言小人之自欺

說得粗自小人詐偽之著處言厭然小人自欺之驗處
 下節心廣體胖君子自謙之驗處二處正相對此小人
 非不知善惡之是非只由知之不真故致陷於自欺如
 此此所以物格知至真意誠之根基也歟胡氏曰末章
 長國家務財用之小人即此間居為不善之小人始害
 自家心術終害天下國家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揜
 如此可畏之甚也

此只是發明上文之意言小人之為不善雖在幽獨之
 中恰與十目十手所指視處相似其嚴乎三字即畏甚
 之辭也大槩發明人之視已如見肺肝二句之意思多
 中庸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意本諸此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丹反

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怍
 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
 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

此節是形容君子自謙氣象以為誠意之勸大槩後二
 節各發明前一節上文是惡之實中形外此是善之實
 中形外故上則言必慎此則言必誠聖賢示人之言可
 謂真切富潤屋一句只是比起下德潤身一句心廣體
 胖德之潤身者如此德即善之實中形外者也下必誠
 其意一句結上三句胡氏謂孟子說浩氣處正與此相
 合自謙即自反而縮自欺即自反不縮厭然即氣餒心
 廣體胖即浩然之氣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

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已有而無以為進德之基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章句引經之意蓋以欲誠其意必先致知知既至則意然後可誠知以始之行以終之故曰其序不可亂下面功不可闕一句謂既致知又不可不誠意

此章始言好惡已開後章言好惡之端富德對言已寓後章言財用之意身心二字已含下章修身正心意然下章止言心不正身不修之病而治病之方實在此章謹獨上

修時但密察加審而已饒氏曰此章實要故程子論天德與王道皆曰其要只在謹獨

天德即心正身修之謂王道即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謂謹獨即誠意之謂 又曰大學八條目每章皆連兩事而言獨誠意前不連致知後不連正心單舉為一章蓋致知屬知誠意屬行知行自是兩事當各致其力所以誠意不連致知誠意與正心雖皆屬行然誠意不特為正心之要自修身至平天下皆以此為要若只連正心說意便狹了則無以見誠意功用之廣如此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忿懣怒也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

忿是怒之甚懣是怒之留有之二字當重讀之字指忿懣等四者言釋程子言察字是學者用力處欲動在事來之初情勝在應事之際

傳七
首一節言心
正謂之心之
所向恐其有
所偏係已過
得誠意關
已有善而無
偏故更加省
察工夫上章
知字意字雖

身當作心忿弗粉反懷
勅值反好樂並去聲

暫指心而言
然知字是就
心之知覺處
說意字是就
心之發念處
說至此章方
直指心之全
體學者必於
此心之全體
洞然虛明無
所係累則其
大用流行自
無不得其正
矣

上章誠意工夫正是分別善惡處最要著力到得此正
心時固自好了又恐於用上偏去故又不可不加持養
之功所謂正者即持養之謂也曰正其曰其正兩正字
不同一是正心功用一是心之本體蓋心之體段如鏡
空衡平本無不正其用亦無不正但四者或先一有之
於胃中事物之來應之不能中節然後此心之用方失
其正所謂正者正其心之用也苟四者一有之於胃中
便被他為主於內不特此心應物不能適中雖此心之
體亦反為之動而不得其正矣看來四者之用人不能
無只不要留而不去如有事當怒則怒當憂則憂事去
便當消釋方是不有所所有所二字不可輕看故章句特
提有字說出且如顏子未嘗不怒特不遷爾其不遷者

以其不能留故也恐懼好樂憂患皆然四事皆以兩字
相連說大槩是上一字稍輕下一字尤重忿懷好樂由
中應外恐懼憂患自外感中四者之發只要在無中發
出未發不可先有期待之心將發不可有偏倚之心已
發不可有留滯之心如此方是不有所胡氏曰存養省
察四字正是正心時工夫事之方來念之方萌此是省
察時節前念已過後事未來此是存養時節存養者存
此心本體之正省察者惟恐此心之用或失之不正而
求以正之也須看章句二察字此心之靈苟失其正則
心便不存心不存便不能察故下文便接心不在焉夫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
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修也

二節
言身修視聽
飲食皆就身
說察心之一
字始於虞書
人心道心便

是善惡關頭
惟精者致知
也察於人心
道心之間而
明於擇善也
惟一者誠意
也專以道心
為主而誠於
為善也允執
厥中則無
不正矣湯之
制心武之宅
心孔子之心
不踰矩類淵
之心不違仁
皆此心也有
所好樂偏於
喜也有所恐
懼偏於怒也
憂患恐懼偏
於憂懼也

傳八
一節言修身
謂身之所
恐其有所偏
蔽也親愛畏
敬哀矜指所
好之人而言
有此三等賤
惡教情指所
惡而言有此
二等偏於愛
則不知其人
之惡偏於惡
則不知其人
之善矣

上節是說有心者之病不可有所偏主此節是說無心者之病不可無所存主不正由於不存心存則用無不正故後歸重存心上上言心不正是心雖應事而所用之情不得其當此言心不在是心不在事上故與身不相關所以前節當察此節當敬上文四不得其正是心不正此視不見以下是說身不修蓋心乃身之主心不存則身不修此謂修身在正其心一句又結上二節且起下章修身二字此章與下章皆言病證不言治病之藥章句於此章用一察字與敬直二字下章用一審字皆是治病之藥以發傳文未言之意。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修身 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蓋意誠則真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

檢其身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 則又無以直內而修身也

蓋意誠三字以下言誠意然後能正心然或二字以下言既誠意又須正心語錄謂誠正修三章雖若不相連中間又自相貫譬如竹相以雖是一竿其間又有許多節所以二節工夫各有其序而不可闕也 自此

以下並以舊文為正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教情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

人謂衆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知審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修矣

當然之則則字即有物有則之則字加審二字即謹獨工夫上章言密察是謹獨以正其心此言加審是謹獨以修其身聖賢教人節節要人照管如此音釋 辟讀為僻惡而之惡 教好並去聲解上聲

上章四者是心與物接時事自外來動於中然不察則與之俱往此五者是身與物接時事是自此而及於人

然徇所向而不審則有所偏蓋五者各有箇當然之則若過了這則便是辟親愛之辟如愛人之善過於愛而不知其惡賤惡辟如惡人之惡過於惡而不取其善畏敬辟如子之於父所當畏敬者過於畏敬則從其令而不諫其不義哀矜辟如大姦大惡之人義當治之過於哀矜則姑息而恕之教情辟自有一般人其所為不令人起敬者如孔子不見孺悲孟子不與王驪言者是也若過於此則流於教情而為辟矣教只是簡於為禮情只是懶於為禮若此等者皆是因其所向而陷於一偏者也人於五者一有如此則身必不修矣前章言心之用惟怒易發故先忿懣此章言情之接惟愛易偏故先親愛此言五者下止言好惡蓋親愛畏敬哀矜同是好賤惡教情同是惡言好惡二字足以該之矣上四者之

發於心但欲其中節此五者及於人但欲其不踰乎則此章之義實承上章文義大抵相似蓋身修必自正心而來故也須知此章兩人字皆為眾人言方得若是君子則自無此五者之病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諺音彥碩叶韻時若反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是則偏之為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

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上節言身不修之病此節言家不齊之病上面許多病痛不除下必至此當看兩故字惟溺於一偏故好不知惡惡不知美惟身修故家不齊子人之至親者苗人之至急者言子則一家之人可知言苗則一家之物可知此二句上與正心章之好樂欲動情勝處相關下與治

二節
言家齊子之
惡苗之碩皆
就家而言
案修身二字
本於虞書湯
檢身若不及
文王聿修厥
德孔子修己
以敬曾子三
省吾身皆是
學者心既正
矣而猶有待
於修身者內
外夾持動靜
交養由乎中
固所以應乎
外制於外亦

所以養其中
工夫無一節
可闕也

傳九
節孝弟慈
以家而言事
君愛長使眾
以國而言

平章好惡財用二節相應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一句是反說以結之又接下章齊家二字

右傳之八章釋修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
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
也慈者所以使眾也弟去聲
長上聲
身修則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
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眾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齊於
上而教成於下也

修身以上皆是學之事家齊以下方是教之事故此章
首提出一教字其所以為教即從修身上來故章句釋
齊家必本於修身大學以齊家為推行之始上文正心
修身雖是兩事終屬一身家國比之心身終又有彼此

之間故獨於此改在字為必先二字如曰若要治彼必
先齊乎此也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兩句便只
是申說上一句之意猶言其家不可齊而能治國者無
之教於家便是齊家教人便是治國不出家而成教於
國只是身修於家而教自成於國下面孝弟慈即行於
家之事推之治國便是事君事長使眾之道此三句於
家國之喻最為切近當看三所以字下章老老長長恤
孤之意已張本於此此節當兩截看所謂至無之是一
截故字至教成於國是一截下面孝弟慈三句只是申
說教之之目以見齊家之道便可施之於治國孝弟慈
三者明德之大目人倫之大綱體之身則為修身行之
家則為齊家推之國則為治國天理人倫一以貫之章
句不外乎此一此字指孝弟慈言此章含二意自章首

至教成於國一節是化三所以是推化者自身教而動
 推者推而廣之也非化則推不行非推則化不周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
 后嫁者也 中去聲

二節
引康誥如保
赤子專指慈
幼一節而言
愚案心誠求
一句可見
為天下國家
肯自誠意推
之

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為在識其端而推
 廣之耳 立教之本說孝弟慈不假強為說未有學養子而后嫁在識其端而推廣之
說心誠求之本即明德也端即明德之發見為孝弟慈者也其字指仁愛上言
 上言孝弟慈三者此只引康誥如保赤子一句以釋慈
 蓋治國是上之撫下故專就愛民處言保赤子是慈於
 家如保赤子則是慈於國語錄謂孝弟慈皆人心之天
 世教衰孝弟或有失其天者唯母保赤子慈之天罕有
 失之者也故傳者於此特發明人之所易曉者以示訓
 與孟子舉孺子入井同意或問謂舉細以見大者是也
 中間心誠求之兩句只是釋如保赤子一句之意養子

即保赤子也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一句又設此譬喻
 以見上二句慈幼之心不假外求也蓋女子嫁而為人
 母即能保養赤子然為女子者未有先學保養赤子而
 後嫁者只為慈幼之心人所固有不待學而能也故曰
 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此節全是推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
 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僨音奮
 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覆敗也此言教成於國之
 效

三節
仁言孝慈讓
言弟貪者仁
之反戾者讓
之反

上文孝弟慈推而為治國之道是善底不出家而成教
 於國此仁讓貪戾而國人從之是善惡兩端不出家而
 成教於國上是推其家以治國此是人自化之也上言
 其道理如此此言其效驗如此皆是由家以及國也仁

該孝慈讓即是弟仁讓善也接上文孝弟之意貪戾惡也舍下文桀紂帥暴之意貪則不讓戾則不仁仁讓之化必待形於家而后及於國所謂家齊而國治也貪戾之失始出於君身而一國已作亂所謂身不修則家不齊國不治也機之所在可畏如此機即弩牙也矢之發動皆由之也譬仁讓之興機由一家悖亂之作機由一人故總曰其機如此此又可見為善之效難而為惡之效易也一言債事結作亂一人定國結興仁讓此二句蓋古語觀此謂二字可見此節全是化

四節
專言怒道
有善於已然
後可以責人
之善無惡於
已然後可以
正人之惡此
言必有盡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好去聲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已然後可以責人之

已之忠而後
可以推已之
恕忠誠也好
善惡惡誠意
之事也有諸
已無諸於
此章決之

善無惡於已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已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

此節上三句正是言一人定國之意故章句曰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蓋謂民之仁暴惟在上帥之如上好仁而帥之以仁則民從上好暴而令之以仁其所令與所好相反則民不從此所謂國之治亂定於君之一人也此定字與知止有定之定字相似堯舜帥仁一句接家國仁讓四句桀紂帥暴一句接貪戾作亂兩句此亦當分兩截看反其所好以上是一截是故君子以下是一截堯舜帥天下以仁此仁字該孝弟慈比上文說得廣即以已及物之仁有諸已無諸已兩句此有無二字謂有善無惡也亦是推本誠意章說來求必得之則善有諸已矣務決去之則惡無諸已矣此即推已及物之恕

怒乃用力之仁桀紂帥天下以暴又仁之反也所令反其所好民不從一句自反上面帥仁帥暴兩句所藏乎身不怒而能喻諸人一句自反上面有諸已無諸已兩句下一截三句又通證上一截三句觀是故二字此意自然明白章句釋有諸已無諸已兩句之後曰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亦有兩截對舉相證之意此處要子細看然後可三字正貼而後二字不如是是字指怒字此節上截是化下截是推大學治平二章皆言怒有諸已無諸已重在修已即盡已之忠求諸人非諸人方是說怒觀中間而后二字可見下章所惡於上毋以使下之類是重在及人即推已之怒無所惡於上一句亦是所藏乎身之怒到毋以使下一句方是推以及人中間毋以二字可見兩章互相發明雙峯謂怒字有首有尾

藏乎身者其首也及於人者其尾也怒即忠之尾忠即怒之首也程子謂無忠做怒不出正此謂也此章以有諸已無諸已說要人於修已上下工夫故重在首下章以所惡毋以說要人於及人上下工夫故重在尾此章為治國者設治國者勢不可不責人蓋責人者有善無惡然後可以責人正人所以重在修已下章專為平天下者設所以重在及人若是為尋常人言則必曰有諸已何必求諸人無諸已何必非諸人大學是一部忠恕修身以上皆忠之事齊家以下皆恕之事傳者於此方說出恕字其所以示人之意微矣

故治國在齊其家

通結上文

至此已是通結了上四節後三引詩皆不過吟咏此意

五節
引詩者三
其家人宜兄
宜弟
兄弟足法
齊家之事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而
后可以教國人天平聲
蓁音臻

詩周南桃夭之篇天天少好貌蓁蓁美盛貌興也之子猶
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猶善
也

此引詩四句意只在末句與首節其家不可教而能教
人者無之相應觀再述末句以釋之之辭可見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
詩小雅蓼蕭篇

此只引詩一句再述其辭以釋之以見家齊而后可以
治國宜兄弟說家齊教國人說治國亦上文引詩之意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
也

詩曹風鳴鳩篇忒差也

此引詩二句下二句是釋詩之辭父子兄弟足法釋其
儀不忒民法之釋正是四國父子兄弟足法是家齊而
可以示法於人民法之是國人取法於已上兩言教國
人治國之事是明明德於其國此民法之是國治之事
則明德明於一國矣 語錄問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

法之然堯舜不能化其子周公不能和兄弟何也曰聖
賢是論其常堯舜周公是處其變此且理會常底未論
到變處胡氏曰中庸引詩明行遠自邇之意必先妻子
好合而兄弟既翕此三引詩首以婦人之宜家人而繼以
宜兄弟蓋家人離必起於婦人非刑于寡妻者未易至
于兄弟亦未易御于家邦也其示人以治國之在齊家
也嚴矣一說三詩之序以天下之未易化者婦人而人

情之易失者兄弟齊家而能使之子宜家兄弟相宜則家無不齊宜乎其儀不忒正是四國也此節是化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三引詩皆以咏嘆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其味深長最宜潛玩

此再言以結詩意古人凡辭盡意未窮者多引詩以吟咏餘意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傳十
一節老老長
長恤孤即上
章孝弟慈三
者申言之以
家言而與
孝弟不倍
以治而言
有絜矩之道
方其就平天

長上聲弟去聲倍與
背同絜胡結反

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

下說治國主
教化而言故
但及觀感興
起之事平天
下主政事而
言則必有所
以處之之道
方能使之

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

平矣

因其所同指興起之善心推以度物說絜字下二句說矩字得分願謂
隨其上下之分得盡其事親事長之願前後左右為四旁即四方也

上章孝弟慈三句專以己推人化為言謂齊家之道則

可以推之於治國此興孝興弟不倍三句以上行下效

為言是家齊而國治之事即上章所謂不出家而成教

於國者蓋老老長長恤孤是上之躬行於家即所謂家

齊家齊者治國之本也下之興孝興弟不倍是民之感

化於下即所謂國治國治者又平天下之本也故欲平

天下者必先有此三句以為之本然後可以推行絜矩

之義以平天下絜矩者即平天下之要道也言上之人

既有以興起其同然之善心又當有以處之使得遂其

善心方得蓋能使人興起善心者在上之教化也能遂

其興起善心者在^上之政事也苟不能絜矩以平其政使有一夫不得其所即是不能平天下矣是以平天下之道在絜矩絜矩之原又只在推己絜矩只是度義兩字即所以處之之道矩匠人制方之曲尺匠之度物以矩為矩君子度人以心為矩絜者謂身處乎此則當使上下四旁無不方正猶前章之恕字但此恕字之義較廣恕則以人已對言是指其發於心之時絜矩以四方上下言是要其見於事之後蓋矩者此心之天則非自外得者也以此齊家是絜矩於家以此治國是絜矩於國以此平天下是絜矩於天下絜矩之道即明明德於天下之道亦由前日格致之功有以明夫善而能人心即我心誠正之功有以勝其私而能推己之心為人之心如此而已夫子所謂不踰矩者正此矩也皆自知

行上來但彼則混然在聖人方寸之中矩之體也此云絜矩在人已交接之際矩之用也彼為明德止至善此為新民止至善此節方是引起絜矩事故下曰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君子指在位者言後節是說絜矩正義故下曰此之謂絜矩之道此節上三句是化到絜矩一句是推

二節
專言恕之道
治國章言貴人之恕平天下章言愛人之恕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惡先並去聲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

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

者廣卻兼繫字說

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一句指前與孝與弟不倍者言所操者約只指一矩字說所及

此專就在位之人說絜矩正義所惡是就人身切近處說尚有忠底意思在到毋以方是推以及人之恕當以前章恕字義參看但此則作三摺說正與中庸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相似其實只是一恕字程子謂克拓得去不但物我貫通則天地變化而草木蕃克拓不去不但人已隔絕則天地閉而賢人隱克拓得去則天地變化草木蕃即中庸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之意克拓即推廣之謂前章慎獨是敬以直內此節絜矩是義以方外此後皆推廣能絜矩與不能絜矩當分四大節看

以三得失為截

三節引詩者三自誠意章言好惡正心修身三章皆言己之好惡不可偏齊家治國平天下則言民之好惡治國主於教人人心其不好善而惡惡則推己之心及人亦如己之好善惡也乎天下主於愛人人之心其不欲壽欲富欲安逸則推己之心以及人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樂音洛只音紙好惡並去聲下並同

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為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

此君子指在位能絜矩者言故下以好惡言能絜矩之效如此下三句是釋詩意惡字接上文惡字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僂矣

節讀為截辟讀為僻僂與戮同

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太師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絜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則身弑國亡為天下之大戮矣

太師官名徇隨也猶殉葬之殉

此節以師尹比在位者以言不能絜矩之禍與上一節相反詩四句興兼比體言為人上者赫然如此則當謹絜矩之道不可稍有所偏偏則為天下之僂不可不慎一句亦是指明德工夫上說以下文先慎乎德觀之可見辟字與修身章辟字相應此與上一節皆是就好惡上言絜矩好惡二字已見誠意修身兩章獨此章之好惡推之天下之人故能絜矩則好惡公而為民之父母不能絜矩則好惡偏而不足以平天下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喪去聲儀詩作宜峻詩作駿易去聲

詩文王篇師眾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為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

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兩此字皆指得眾得國失眾失國言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明德

之體所以立能絜矩與民同欲則明德之用所以行

此引詩以結上兩節喪師即失眾二字詩上二句含兩意言殷眾未喪之時則能配上帝其殷眾既喪之後不能配上帝之意亦含在其中觀末後得眾失眾二句則此意可見蓋眾之喪未喪係乎人心之得失人心之得失如天命之去留二者惟在君絜矩與否而已殷師未喪配上帝則得眾得國以應南山有臺一節殷師既喪不能配上帝則失眾失國以應節南山一節下面儀監于殷峻命不易兩句只是申言人心天命之難保也此為得失之一以眾與國言重在民心上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四節
可天下章言
矩專指用
與用人而

言蓋義利正
邪之辨天下
與不平皆
於此二節
指財而言
謂重於有德
君子則能
審好惡而重
義輕利

先謹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德即所謂明德有人謂
得衆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

自此至下文亦悖而出專言財用爲國絜矩之大者又
在於此所以此章多說財用此節因承上文不可不慎
言故以是故二字起之言所謹者當先謹乎德德是平
天下之大本格致誠正修所以謹此德者此財用之有
本於慎德而有之非所謂尋常之私有也此字猶斯字
有人有土又接上文得衆得國來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本上文而言上文有德而后有人有土有土而后
有財此可見德爲本而財爲末矣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人君以德爲外以財爲內則是爭鬪其民而施之以劫奪
之教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專之則民亦

起而爭奪矣爭鬪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猶
曰使其民爭鬪而教之以劫奪也

德本財末本上文說來若欲外其本而內其末則民必
爭奪矣言當修德而取民有制方得本末爭奪兩句皆
指長民者言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
矣反是謂內其本
而外其末也

財所以生養人民者故聚於上則民散於下散於下則
民歸於上兩則字皆是就其效驗上言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悖布
內反

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謹乎德以下
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

此二節兩是故字一承上文外本內末言一起言悖以

此貨悖上二節引詩是言好惡之不可異於人自先謹乎德至此是言財利之不可專於己吳氏曰慎德而有人有土與財散悖入此不能絜矩之得也內末爭民施奪與財聚民散悖出悖入此不能絜矩之失也胡氏曰前好惡不能絜矩則任己自私不可以平天下此財用不能絜矩瘠民自肥亦不可以平天下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寧反覆之意益深切矣

此申言上文引文王詩之意以結前五節此命字即峻命之命下二句釋書意如此此善字即至善之善曰善則得之指有德有人言曰不善則失之指悖入悖出言蓋天命之去留只在修德以得民與否也言以德為本

五節
引書傳者三
皆以善為
寶不以財為
寶

而能絜矩則善所以得人心得天命以財為本而不能絜矩則不善所以失人心失天命二之字皆指命字言此為得失之二前得眾就民心言是得失驗於人此善則得之就事理言是得失求諸己前則淺而緩此則深而切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

楚書楚語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

楚語即春秋外傳楚國語也

此善字指善人言雖接上文善字與上文善字不同言惟善人以為寶也善人當時指觀射父左史倚相二人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

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為公子出亡在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

一則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一則不以得國為寶而以愛親之道為寶此兩節皆所謂能內本外末者亦能絜矩者也

前節一善字接上文善字四寶字指財用言接上文財
用來惟善仁親又接下文用人說去上文第三節言好
惡第四節言財用此則兼財用好惡言

六節
指用人而言
用君子則好
賢而樂善
小人則妬賢
而嫉能歸重
於二人則能
審好惡而決
於用君子去
小人也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
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
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
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
子孫黎民亦曰殆哉个古賀反書作介
斷丁亂反媚音冒

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尚庶幾也
媚忌也違拂戾也殆危也此聖字止於通明之一端
即周禮六德知仁聖之聖

自此至拂人之性皆就為政者用人處申言好惡公私
之極此節當作三人看有技彥聖者前後共是此一人
有容其心好之者是一人媚疾違之俾不通者是一人

作如此看自然分曉一个是挺然獨立之謂臣指在上
為政之大臣言即命之相也斷斷無他技只是德有餘
而才不足者休休有淡然和易之意其如有容猶言無
可比他之有容也這一个臣見人之有技若己有即是
能容天下有才之人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有甚於口
之所言即是能容天下有德之人此正所謂以天下之
才德為己之才德者也此等人人君用之其好善之利
及我國家子孫可知矣這一个臣若見人之有技則媚
疾之見人之彥聖則俾不通則是不能容天下之才德
者也此等人人君用之其不好善之害流於後世亦可
知矣有容之人所好公必是能絜矩者也媚疾之人所
惡私是不能絜矩者也人君能好有容者而用之惡媚
疾者而舍之此又能絜矩之大者也

唯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

逆讀為屏除也古字通用

逆猶逐也言有此媚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

此承上文言媚疾蔽賢之人唯仁人能放遠之如此此仁人其心正大光明無一豪私欲如堯舜文武是也然其惡惡不唯有以保安善人亦所以禁伏凶人使不得稔其惡然其所惡之人又不使之至於死地但置之無人之竟其所以仁之之意亦未嘗不在其中故曰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此謂以下乃孔子家語之言故以此謂冠之此正惡眾人之所同惡好眾人之所同好若舜之去四凶舉十六相是也正與引南山有臺相應節南山相反此謂之能惡人可也又謂之能愛人何如蓋

小人不去則君子不進去小人乃所以安君子也此得好惡之公而大能絜矩者也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怠未詳孰是遠去聲

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也

上文能愛惡者仁人也此不能盡愛惡之道所以為君子未仁者也

此節知君子所當好小人所當惡者但未能如仁人放流之決裂先是遠用之意此好惡未能盡絜矩者也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

上節雖未盡好惡之極猶能知所好惡此則拂好惡之

常性蓄必逮身如桀紂是也此與所引南山有臺相反
 節南山相應此失好惡之公大不能絜矩者也自秦誓
 至此四節就用人上申言好惡一節言君子小人之分
 次節言用舍之能盡其道三節言用舍之不能盡其道
 此節言用舍全失其道皆因絜矩之義好惡公私之極
 以申明平天下之要道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修己治人之術發己自盡

為忠循物無違謂信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所引文

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蓋至此而

天理存亡之幾決矣修己指明明德之事治人指新民之事發己自盡為忠謂在已有矩之心而發之必自盡方忠循物無違謂信

謂仁物有矩之理而循之無違方信此能絜矩者也驕者不肯下同民之好惡泰者必至橫斂民之財用此不能絜矩者也此幾字當與誠意章幾字參看決即決斷之決

此因上文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此君子指治國平天

下者言此道字即章首絜矩之道大道是絜矩之本忠

信兩箇只是一理忠是存諸內信是形諸外忠則必信

不信必不忠即第六章之誠意驕只是自矜泰只是自

恣前兩言得失指人心天命存亡之幾說此節得失專

就吾心天理存亡之幾說忠信乃天理之所以存驕泰

乃天理之所以亡是故君子有大道一句亦承上文不

仁之小人說來故有是故二字兩之字指大道言此得

失之三與引康誥一節皆就已上說但善以事言忠信

以心言又更切如前章句前言益深切此言益加切得

失至此更無處說去了此是存亡之幾又曰章內三得

失一是能絜矩不能絜矩之得失二是尚德尚財之得

失三是用善人用惡人之得失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

又指用財而

言亦歸重仁
者以財發身
則德為本財
為末矣

恒足矣恒胡登反

呂氏曰國無遊民則生者眾矣朝無幸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為之疾矣量入為出則用之舒矣愚案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務本節用本是財之源用是財之源節用所以節其流

自此節至終篇因上文有土有財而言生財之方金氏謂此四語乃萬世理財之大法法即道也然理財之法當用君子不可用小人亦兼承上一節之意說來饒氏謂財雖是末亦是為國重事若要生財亦自有箇大道理四者不可缺一此乃生財之正路外此是邪徑也生者眾為者疾民之財所以足章句所謂務本是也食者寡用者舒國之財所以足章句所謂節用是也此大道

諸家皆無成說恐亦只是絜矩之道設使天下之人皆務本而上之人不能節用則豈絜矩之道哉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貨

仁者即意誠心正之人能不私其身故財用處之當理而身自尊不仁者意不誠心不正惟利是務故至於亡其身而不顧也以財發身非謂散財買人歸己只是不私其財而人自歸之此只是言散財之效如此上一句即財散民聚之意下一句即財聚民散之意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

此節言以財發身之效此仁義各就其用處言與孟子以仁義對言者不同此卻只是一箇道理在上便喚做仁在下便喚做義此三句是一意說下來言上好仁則下好義下好義則事有終事有終則為君者安富尊榮而府庫之財可保矣其大意即所謂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之意三未有字與章句一則字皆要看自仁人放流之後傳與章句言仁不一蓋絜矩是怨之事怨所以行乎仁故至此多言仁此章多說推此一節卻是化

九節又指用人而言末總結以務財用必自小人始而深明嚴於義利之辨用君子之義中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畜許六反乘斂並去聲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為大夫者

之利用小人則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此章雖以用財用人分為二節其實能用人即能理財不過一道而已

也伐冰之家鄉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君子寧亡已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畜馬乘謂養馬一乘乘四馬也蓋士初試為大夫者其家得以畜四馬也伐冰猶云鑿冰蓋鄉大夫以上之家喪與祭皆得用冰也故曰喪祭用冰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家也采地臣食邑因官食地故曰采地此節言用君子生財之利傳者引此大意只在不畜聚斂之臣一句上二句不過款款說來以比起此一句耳此句實見得用人與理財兩件相關言食祿之家若又畜雞豚牛羊卻是與民爭利此皆是不能絜矩者也若生財有道好仁與不畜聚斂之臣此皆是能絜矩者也聚斂之臣是剥民以奉其上者而民被其殃盜臣是竊君府庫以自私者而禍不及下所以曰寧有盜臣末句蓋古語故有此謂二字傳者引之以證獻子之言以義為利朱子謂萬物皆得其分便是利君得其為君臣得

其為臣父得其為父子得其為子天下何利如之此利字即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利便是義之和處程子謂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是也察雞豚察字猶審字相似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蓄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長上聲

彼為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闕文誤字○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為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

此節言用小人生財之害言長國家專務財用之人必由小人引導之也彼為善之謂彼以小人之所為為善也似此小人使之為治國家則天蓄人害必並至矣蓋財者天所生而民所欲者也故事聚斂則失人心而干

天怒蓄由天降害由人作蓄如水旱凶荒之類害如兵戈變亂之事禍至於此雖用善人君子亦莫能救也下再引前言結之以深戒也但上所引就理上說固足以見絜矩之當務下所引就利害上說尤足以見絜矩之不可不務故章句曰其丁寧之意切矣 此章大要不過用人理財兩事至此乃合言之其實能用人則能理財只是一事於好惡不能絜矩無如媚疾之人財用不能絜矩無如聚斂之人蓋務絜矩者義也務財用者利也君子喻義人主用之則能絜矩小人喻利人主用之則不能絜矩而專務財用矣盧氏謂自生財至此四節前二節自君身言後二節自人君用人言進君子退小人乃與民同好惡之大者又絜矩之要道故此章必以進君子退小人終焉既嚴君子小人之辨復嚴義利理

欲之辨乃大學反本窮原之意即本心存亡之幾決天下治亂之幾正以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故也義利之辨大學以此終孟子以此始曾思孟之授受於此可以見矣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

下平矣

饒氏曰大學一書自誠意章來多說好惡蓋天下道理不過善惡兩端初焉格物致知時便要分別此二件明白自誠意以後只是好其所當好惡其所當惡而已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功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為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格物致知為明善之要誠正修皆修身之事而誠意為之本本猶始也夫明善誠身兩事中庸孟子皆言之曾思孟授受於此可以見矣

朱子又於此揭以示學者雖曰舉其急先當務亦以明相傳之所自歟

大學集說啓蒙

後學 成德 校訂

五十一

大學集言卷之二

三十一

子正

